愛日精盧藏書志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五

集部

總集類

文選六十卷北宋刊本　明句容縣官書

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并五臣注　五臣者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也後有明州司法參軍盧欽跋云選板歲久漫滅殆甚紹興二十八年直閣趙公來鎮是邦下車之初首加修正云云則北宋刊版南宋重修本也卷六卷九卷十二卷十六卷十九卷二十五卷二十八卷三十一卷三十五卷三十八卷四十一卷四十四卷四十七卷五十一卷五十四卷五十七卷六十及目錄後俱有句容縣

印次行俱有題識云洪武十五年十一月當是明初官書

闕卷一二三卷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凡六卷抄補

昭明太子序

李善上文選注表 顯慶三年

呂延祚進集注文選表 開元六年

右文選板歲久漫滅殆甚紹興二十八年冬十月直閣趙公來鎮是邦下車之初以儒雅飾吏事首加修正字畫為之一新俾學者開卷免魯魚三豕之訛且欲垂斯文於無窮云右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兼監盧欽謹書

玉臺新詠十卷 影寫宋刊本

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字孝穆撰

自序

陳玉父後敘 嘉定乙亥

文苑英華一千卷 舊抄本

[illegible]翰林學士朝請大夫中書舍人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宋白等奉勅集 每卷末俱有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一條末有成忠郎新差充筠州臨江巡轄馬遞鋪王思恭點對兼督工一條

周必大序

吉州致政周少傅府昨于嘉泰元年春選委成忠郎新差充筠州臨江軍巡轄馬遞鋪權本府使臣王思恭專一手抄文苑英華并校正重複提督雕匠今已成書計一千卷

其紙札工墨等費並係本州印匠承攬本府並無干預今聲說照會四年八月一日權幹辦府張時舉具

西漢文類殘本五卷 宋紹興刊本

宋陶叔獻編 唐柳宗直有西漢文類二十卷宋時其書失傳叔獻重加編纂見郡齋讀書志原四十卷今存卷三十六至末五卷後有紹興十年四月日臨安府彫印一條每頁紙面俱有潛溪堂印記字畫清朗紙色瑩潔誠宋刊宋印本也

文粹一百卷 元刊本

宋吳興姚鉉纂

自序 抄補

唐文粹殘本三十四卷 宋刊本

宋吳興姚鉉纂 前有目錄分上下兩卷上卷自卷一至二十五下卷自二十六至三十四後闕止存末頁半頁目錄後有題識云故姚右史纂唐賢之文凡缺三字古本前闕總目士人常患難為檢閱今具目錄列于卷首仍合為缺二字卷其便討尋彰賊劉空二字謹白是書分卷篇次俱與百卷本不同詩文則有少無多案崇文總目云文粹五十卷姚鉉編纂讀書志曰鉉採唐世文章分門編類初為五十卷則此本或即五十卷本歟每頁二十六行行二十五字

會稽掇英總集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孔延之編

自序熙甯壬子

三蘇先生文粹七十卷宋刊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　凡老泉十一卷東坡三十二卷潁濱二十七卷合七十卷闕卷十一至十八二十二至二十四二十九至三十五四十八至五十五十三至五十九七十共缺二十九卷抄補

樂府詩集一百卷元至正刊本

宋太原郭茂倩編次

樂府之名肇於漢所以聚音律之具而命之古無有也書云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聲歌之所由作也夏以樂之

爲樂非曰彈絲鳴竹銙金擊石然後謂之樂凡羈窮愁悶懽欣愉懌出於口而成聲者皆樂也粤自擊壤康衢之謠興而唐虞賡起之歌播於巖廊之上治世之音雖鈞天雲門不是過也嗣後夫子删詩三百雖樵夫野叟婦人女子羈孤庶孽休追無聊之態後靡華麗之習莫不備具蓋發乎情止乎禮義皆足以懲創而興起聖人未嘗去彼而取此 曰 樂歌 如笙由庚而陔白華之什先儒已辨 自聲詩絕響之後太原郭茂倩編類古今歌曲上際唐虞下迨五季目之曰樂府詩集凡歌詞之典雅純正曲調之清 靡麗 俚語長謠短謳鮮不該盡 夫風雅頌之變而世代推移可一覽而周知而

騷人墨客採甂弄翰于欲　斜陽之外亦足以　幽情者　憲臺幕賓濟南彭公弓儀父倜茂倩之用以悼古樂今樂之異趣　湮沒無聞郡博士　君萬元又能先意承志遂鳩工鋟梓以廣其傳慧孫適承乏勉力以竟其事俾後學觀此上有以知時雍　蒸民之歌下有以極淸麗之音一返而歸於正則樂府之詩非特爲禮義性情之助而樂之本陰陽原情性又足以躋吾民以躋於壽域春臺之上矣時至正初元菊月朔文學　椽周慧孫序此序毛本闕

李孝光序 至元六年

新刊古今歲時雜詠四十六卷 舊抄本

葉林宗藏書

跋 蒲積中編

歲時雜詠宋宣獻公所集也前世以詩雄者倶在選中裳爲絕唱矣然本朝如歐陽蘇黃與夫荆公聖俞文潛無己之流逢時感慨發爲辭章述造風雅藩籬不在古人下予因暇時乃取其卷目而擇今世之詩以附之名曰古今歲時雜詠鳩工鏤板以海其傳非惟一披方册而四時節序具在目前抑亦使學士大夫因以觀古今騷人用意工拙豈小益哉紹興丁卯仲冬眉山蒲積中致和序

葉氏手跋曰此書從見林宗所藏舊本寡竟而林宗沒藏本隨散無餘此書遂歸于我行將聚宋元明之作續之未知其遂志不也東洞庭山葉石君識

毘陵集九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董棻編

詩三百篇大抵多本其土風而有作聖人刪取各繫其國如二南皆正風也周召既分陝而治則繫詩有不得而同三國當變風之始邶鄘既并於衛邶居衛北而詩有北門以與出門而北歸於邶也鄘居衛東而詩有載馳以與東徙渡河而廬於漕也衛在河之北而詩有河廣以與杭葦而南適於宋也是三者皆衛詩而以土風之異隨其國繫之其它蓋可類見使夫後世觀詩者因土風而知國俗則秦勇豳怨鄭淫魏褊皆自乎北而得之矣近代有裒類一州古今文章叙次以傳者其亦得聖人之遺意與自東漢

之末孫氏據有吳粤之墟始分歙縣之地建爲新安郡逮隋而更郡名新定大業改爲睦州唐初卽桐廬縣别置嚴州尋廢州以縣來隸至國朝宣和中始復今名蓋以子陵釣臺爲是邦重故以名州州境山水清絶著稱自古歷攷前代朱太守以文學備應對之臣於西京後世則有皇甫持正方雄飛李德新施肩吾徐凝咸以詞章名世文爲世傳而紀詠其郡出爲多今代如江民表全名直節見排於時文采蓋其餘事至於騷人名士過焉而賦者在晉則謝康樂梁則沈隱侯唐則李太白孟浩然白樂天羅隱國朝則梅聖俞蘇子美龐莊敏公王文公其牧守之行文在梁則任彥昇唐則杜紫微國朝則范文正公趙清獻公以至

呂子進蔡天啟又如張伯玉錢勰父皆嘗官於此者率多賦詠邦人傳誦迨今不絕而獨未有裒類而爲集者雖有桐江集止載桐廬一邑之文而又繁冗不倫人不甚傳茲者棻與僚屬修是州圖經搜訪境內斷殘碑版及脫遺簡編稽攷訂正既成書矣因得逸文甚多復得郡人喻君彥先悉家所藏書討閱相示又屬州學教授沈君傃與諸生廣求備錄時以見遺乃爲整比而詳擇凡自隋以上在新安郡者自唐以後訖國朝宣和以前在睦州者取之其未嘗至而賦詠實及此土如唐韓文公近世司馬溫公蘇東坡黃魯直諸不得而不錄也其有名非甚顯嘗過而賦焉一篇一詠膾炙人口者蓋亦不得而遺也嗚呼其亦庶幾

詩人本其土風之作而聖人各繫其國之遺意乎乃若釣臺雙峙高風絕企古今歌詩銘記居多編之此集有不咎畧故總以州名而爲之標目云紹興九年夏四月壬申知軍州事廣川董棻序

萬首唐人絕句一百一卷 明嘉靖刊本

宋洪邁編　是書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一百卷凡七言七十五卷五言六言二十五卷此本析六言另爲一卷故作一百一卷與汪綱跋及焦氏經籍志合

淳熙庚子秋邁解建安郡印歸時年五十八矣身入老境眼意倦罷不復觀書惟時時教稚兒誦唐人絕句則取諸家遺集一切整襲凡五七言五千四百篇手書爲六帙起

家守癸齋以自隨踰年再還朝侍壽皇帝清燕偶及宮中書扇事聖語云北使人集錄唐詩得數百首遇因以昔所編具奏天旨篇其多且令以元本進入紫宸請復古殿書院又四年來守會稽間公事餘分又討理向所未盡者唐去今四百歲考藝文志所載以集著錄者幾五百家今僅及半而或失真如王涯在翰林同學士令孤楚張仲素所賦宮詞諸章乃誤入於王維集金華所刊杜牧之續別集皆許渾詩也李益返照入閭巷憂來與誰語一篇又以為耿湋崔魯白首成何事無歡可替愁一篇又以為張蠙以薛能邠平爪地入吾廬一篇為曹鄴以狄歸昌馬嵬城下柳依依一篇為羅隱如是者不可勝計今之所編固亦不

能自免然不暇正又取郭茂倩樂府與稗官小說所載俚鬼諸詩擷其可讀者合為百卷刻板蓬萊閣中而識其本末於首紹熙元年十一月戊午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知紹興軍府事兩浙東路安撫使魏郡公洪邁序

越府所刻七言至二十六卷五言至二十卷而奉祠歸鄱陽惟書不可以不成乃雇婺匠續之于容齋旬月而畢二年十一月戊辰邁題

重華宮投進劄子

重華宮宣賜白劄子

謝表

別奏劄子

奏耿楠不受書送劄子

謝兩內奏狀

右唐人絕句乃內相洪公手自采擇暨守會稽嘗以此刋之郡齋後三十年格獲繼往屬暇日取是書伏而玩之則歲月暨久困已漫漶讎闕多矣因命工修補以永其傳嘉定辛亥孟秋下澣新安吳格謹識

汪綱跋曰唐人絕句詩凡一百一卷半刻會稽半刻鄱陽嘉定癸未新安汪綱守越遂揭鄱陽本併刻之使合而爲一既畢工姑識其末是歲二月既望書于鎮越堂

陳敬學重刊跋 嘉靖辛丑

新雕聖宋文海殘本六卷 宋麻沙刊本　季滄葦藏書

宋江鈿編　原一百二十卷今存卷四至卷九凡六卷李心傳朝野雜記曰臨安書坊有所謂聖宋文海者近歲江鈿所編孝宗得之命本府校正刻板時淳熙四年十一月也周必大以是書編次無倫請于孝宗命呂祖謙重編呈進賜名文鑑文鑑行而是書遂晦季滄葦書目有聖宋文海六冊想亦殘鈔之本此本有滄葦印記蓋即其舊藏本也中如王子韶六聖原廟賦周邦彥續秋興賦巨鄖忠文殿記謝翻詔賜宗室坐右銘龍雜琦款器銘石慫玉磬銘張商英裴居山眞如禪院三塔銘等篇文鑑俱未載則亦有藉是以傳者固未可以殘缺發也

郡齋讀書志曰宋文海一百二十卷右皇朝江鈿編輯本

朝諸公所著賦詩表啟書論說述議記序傳文贊頌銘碑制詔疏詞誌輓祭禱文凡三十八門雖頗該博而去取無法

端平重修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 舊抄本 葉竹堂藏書

宋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臣呂祖謙奉聖旨銓次

是書葉文莊公於正統天順間從宋刊本傳錄後失其中一分文莊四世孫恭煥假顧觀海家宋板補完見恭煥跋所補之一分相傳爲文氏二承手筆目錄中卷及卷七十六至七十九四卷九十三四兩卷是也其序目雄壯之筆則文莊公真跡也見顧之逵跋吳君立峯嘗取以校明刊本認誤不可枚舉甚至有脫去一

二頁者非此本尚存文鑑幾不得爲完書是宜何如寶貴也哉

太史成公次編皇朝文鑑始末 從子喬年撰

自太史以病歸里深知前日紛紛之由遂絕口不道文鑑事門人亦不敢請故其去取之意世罕知者爲益公旣被旨作序序成書來以封示太史太史一讀命子弟藏之蓋其編次之曲折益公亦未必知也今所得於傳聞以爲太史嘗云國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寬仁廟以後文士輩出故所取稍嚴如歐陽公司馬公蘇內翰黃門諸公之文集自成一家以文傳世今姑擇其尤者以備篇帙或其人有聞於時而其文不爲後進所誦習如李公擇孫莘老李泰

伯之類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沒或其嘗仕于
朝不爲清議所許而其文自亦有可觀如呂惠卿之類亦
取其不悖於理者而不以人廢言又嘗謂本朝文士比之
唐人正少韓退之杜子美如柳子厚李太白則可與追逐
者如周美成汴都賦亦未能侈國家之盛也是則無作者
不得已而取之若斷自渡江以前蓋以其年之已遠議論
之已定而無去取之嫌也其大畧若此太史既病而軒以
書與晦翁以爲編次文鑑無補治道何益後學而晦翁晚
歲嘗語學者以爲此書編次篇篇有意每卷卷首必取一
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則取五鳳樓賦之類其所載奏議皆
係一代政治之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

思盡在其間讀者著眼便見蓋非經濟錄之比也豈南軒未見其成書而朱公則嘗深觀之耶臨江劉公清之又以爲此即删詩定書官使衆材之意蓋亦嘗觀此書者故備列之以俟知者相與審訂焉從子喬年謹書

皇朝文鑑一書諸處未見有刊行書本惟建寧書坊有之而文字多脫悞開卷不快人意新安號出紙墨乃無佳書因爲參校訂正鋟板於郡齋嘉泰甲子重陽日郡守梁谿沈有開

文以鑑名非爲標題設也以銅爲鑑則可以別妍醜以古爲鑑則可以審興衰以人爲鑑則可以正得失至於以文爲鑑則又不可以別妍醜審興衰正得失盡之也新安郡

齋舊有文鑑本余每惜其脫畧譌誤莫研精非如涉蓬山而阻弱水隔雲霧而索豹章輒嘆曰斯文之墜起漢歷唐至我皇宋始還三代之舊今牴牾訛舛若此學者何賴焉郡傳袁君嘗加訂證暨嘉定辛巳冬余領郡事一日吏部喻君貽書以東萊呂文公家本來寄余喜而不寐亟併取袁君所校以相參攷易其譌誤補其脫畧凡三萬字命工悉取舊板及漫裂者刊而新之遂爲全書使學者覽表疏而思都俞吁咈之美觀制册而得盤誥誓命之意閱賦詠而追國風雅頌之音續渾金璞玉之體免覆瓿鏤冰之譏藻飾皇猷黼黻治具俾斯文之作歷千萬人如出一手越千百載如在一日則文鑑之名爲無負文鑑之利爲甚

博矣嘉定十五禩壬午夏五月上澣郡守開封趙彥逅跋

前輩之文粹然出正蓄聚刷涵養之澤而師友淵源之所漸也此書會粹照監真足以鳴國家之盛惜夫鋟木之始一付之刀筆吏欠補亡刊誤之功後雖更定訛缺猶未能免思欲就正有道恨呂成公之不可作也近於東萊家塾得證誤續本命郡録事劉君崇卿參以他集而訂正之凡刪改之字又三千有奇與刊缺不可讀者百餘板併新之其用心勤矣其有補於此書多矣既迄役將如京因語之曰夫校書工夫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去後尋繹當更有可録以見寄抑以槩子日進之學端平初元清明郡守四明劉炳書于黃山堂

繳進文鑑劄子

謝賜銀絹除直秘閣表

周必大序

葉氏手跋曰皇朝文鑑計二十册乃文莊祖於正統天順間所錄將刻本向少借宋板錄得四傳而至于隆慶壬申歲予淹病檢出乃失其中一分時謁本德用以鬻書謂予曰顧觀海家有宋板文鑑可借觀對之因以校勘留對抄完可謂全書故記存以見集書之難有如此者後人視書勿以爲易而忽諸隆慶壬申四月三日括蒼山人恭煥志

顧氏手跋曰此書迺前明崑山葉文莊物也其鈔凡三手通部前後諸錄者所書也其序目雄壯之筆絕類寫經體

者文非筆也余以文莊跋金石錄筆對閱故知之其目錄中以及卷七十六至七十九四卷九十三四兩卷故老相傳爲文氏二承筆即隆慶間文非後人失去中一分以倩名人補錄者也其說余未之信然要其大概則此書鈔自宋刻書屬名手其爲善本可知間嘗取愼獨齋刊本一對其謬譌不一益見此本之宜寶貴矣跋尾名恭煥者乃文莊五世孫也手自校讎不下萬卷因閲棻竹堂書目知之乾隆壬子清明後一日蕘圃學道人顧之逵記

黄氏手跋曰此書向藏小讀書堆今歸愛日精廬予所藏亦有是書計得五部皆係宋刻有大字小字之別惟因均已殘缺猶爲恨恨即效述古主人百衲史記之例倘少目

錄之下卷緣借抄足之吳縣黃丕烈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 舊抄本

宋魏齊賢葉棻編

昔吾從搢紳先生游而得其論寶之說夫所謂寶者煌燿瑰奇鏗鏘溫潤世之美瑞國之重鎮周傳漢佩虞求晉辭易連城照十二乘曾未得其髣髴也然必聚於坑谷之巨浸蘊於不可測識之深淵元甫之邃崑出之巘元氣鍾之造物畜之然後芒寒色正爍爍乎牛斗之間豈歸冶埏埴之所能有哉今夫蠶叢曰有天下之富雖三關四闡之儲道家蓬萊之所藏者相埒也故家有裁簪之富鉅鹿魏君仲賢南陽葉君子實實徜徉其間儲藏之豐奚啻插架三

萬軸而已一日合并月欲集本朝名公雜著之文以惠同志於是各出所有關館以居之巨筒奥帙奇書秘字充衍其中以我聖朝之文卓冠前古而二君又竊玲瓏旁搜遠紹類以成帙凡世用之文靡所不備燦燦珠璣炳炳瑚璉如淵海之藏如府庫之美吾昔所聞縉紳先生所謂寶者此焉當之矣蓋將投襲以冰鑑繭之光薦之以漆彷几之安寧不貴哉予往者守官 陽於書市縱從爲款二君走書言其大概屬予序之予不得辭紹熙改元庚戌八月朔

南徐許開仲啟序

吳都文粹十卷 鎮洋錢氏東皐手抄本

宋 蘇臺鄭虎臣集

錢氏手跋曰余往從宋子蔚如案頭得見舊鈔吳郡文粹十卷凡吳中名山大川官廨學校名宦人物以及仙宮梵宇古蹟之所留傳昔賢之所紀詠畧備載焉因携歸讀之而殘闕譌誤不甚了了第就鄙見所及稍爲訂正未遑卒業也未幾蔚如已鈔錄成帙闕者補誤者易蓋其家多藏書又凡友朋所蓄苟有見聞無問寒暑遠近必假觀而後已搜討之勤宜其鈔成如是之速也而余忽忽三四十年溺沒帖括中無一息暇歲庚午邀恩貢入成均始得專意繙閱古人著作追念曩日嘗萃心力於是書遂欲鈔之以便觀覽而蔚如已下世書隨散佚幸館光大時曾借以校王子俶鳴所藏頗識顛緒因取而手自繕寫起自夏五朔

至秋凡百日而畢閒亦有所校定處雖老人學書潦草或不堪寓目然以之作底樣亦未始非嗜古者之一助也乾隆十九年鎮洋七十三叟東皐錢枚題

又曰魯魚亥豕自來鈔書家在所不免然未有舛錯紛紜且以一首而分作兩首如舊鈔吳都文粹之甚者也按舊鈔卷二白居易西園題詩首缺一句以下山水共誰尋云云全與題不相干涉蔚如考白集乃係哭崔常侍詩而西園詩全篇故在因據易之又目於登齊雲樓題後即列西樓雪宴城上夜宴二題而舊鈔以西樓雪宴詩併入城上夜宴題作兩是故前有空白而不知前首即是西樓雪宴詩非無闕文也又卷四孫覿大雪同羣兒遊虎丘元鈔以

爲二首而後一首詩意亦與題不叶蔚如査孫集係題送卓侍者兩首又倂作一首又卷八張師中之楓橋詩一首分作兩首且以後首屬程師孟令俱訂正至於卷一米芾之十老亭與跋卷二徐康之浙西題舉司題名記卷九之嘉定十年分置嘉定縣補諸省劄卷十五明之之留京謝詩箴與贊之無題詩與跋賀鑄之題播埤路青玉案詞跋舊鈔俱有缺譌蔚如搜得宋槧木補之其他字畫之殘缺詞句之謬誤不可悉舉志其固陋隨手改正但恐尙有塵滿塵而教我是所望於同志者東皋又識

西漢文鑑二十一卷東漢文鑑二十卷明刊本

宋石壁野人陳鑑編　是書取兩漢之文分代編次西漢

始高祖終平帝東漢始光武終獻帝盡以讀一朝之文章則可知一朝之政治也據鑑自序所著有漢唐史節漢唐文鑑今史節及唐文鑑俱佚是書僅有傳本亦希見之書也

或有問於余曰子之馳騁古今貫穿史傳而謂史可節乎它史猶可而謂漢唐三史可節乎今子之纂節三史固矣又何爲摘出三史之文而別爲一編試爲我言其故余應之曰漢唐正史萬代取信奚庸一字加損特以科舉之習不容不纂取其要余自首場屋深知其然漢唐三史連編累牘寸晷之間何能遍覽書肆節本十不一二無可授閱余是以旨然爲之蓋有得夫先正採取史集要言之義至

若名公鉅卿忠言嘉謨見之史傳不可概舉何敢一字妄加節畧惟其不容節畧是以別爲一編故不摘出無以表一時言論之切不槩諸朝無以知當時聽從之美觀一代之奏言則知一代興衰之故觀一篇之首末則知一篇奏述之由史有不足則旁搜他書如平子之賦二京假說之頌封禪韓子之原道柳氏之鐃歌要亦吾儒之不可缺者或取之選或取之粹或取之集中皆此類也漢晉史節蕢十餘年而功始竟三史之文編纂告成姑以述其大概云爾妄將末學破裂舊史知我者其以是乎罪我者其以是乎端平甲午石雖野人建安陳鑑拜手稽首謹書

案章泉先生趙蕃昌父澗泉先生韓淲仲止選疊山先生謝枋得君直注　前有姑蘇張益鋟梓序云疊山先生嘗取趙昌甫韓仲止二先生所選唐人七言絶句詩凡三百首爲之注解云云此本止一百首想經抄胥刪削非鋟梓時舊本矣是書傳本絶稀惟也是園書目著錄君直孤忠勁節精貫三光書以人重有不僅以罕覯爲珍者而可以殘缺置之乎

幽不足動天地感鬼神明不足厚人倫移風俗刪後眞無詩矣韓退之以三代文章自任詩則讓李杜三百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名言也唐人學子美多矣無其志終無其聲音獨絶句情思幽妙可聯響齊驅於變風境上章泉澗泉

二先生壽人學詩自唐絕句始熟于此杜詩可漸進矣建安王道可抗志力學不爲世所易間枋得曰葉水心過文淸咸以章泉澗泉爲上饒師先生道德風操可得聞乎枋得畧說二先生選唐絕句與道共可觀其微言緒論關世道繫天運者甚衆何日從容爲子誦之廣信謝枋得君直序

張紹鈺梓序 宣德丙寅

三國志文類六十卷 抄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

兩漢策要十二卷 抄本

宋陶叔獻原本金常彥修孫名未詳增補　是書取兩漢書

策論書疏可備出題者按時代編次藉備場屋科舉之用
也文淵閣書目有西漢策二冊東漢策二冊未審即是書
否汲古閣秘本書目著錄云是趙文敏眞跡此本蓋從之
轉輾傳抄者

皇朝專尚詞賦取士限以五經三史出題惟東西漢二書
最爲浩汗學者披閱如涉淵海率莫能際其畔岸大抵書
華無出策論書疏而已可取而爲題者十蓋八九眞科舉
之急用也先是吾鄉常同知彥修宅取舊本兩漢策要募
搭刊行于世其間錯繆及有不載者僅數十篇殆爲闕典
彥修痛恨遺脫嘗欲增廣方經營間不幸早世今二孫克
家不墜箕裘之緒皆業進士乃承意繼志遂再爲編次將

向者遺脫一一校訂添補附入命工鋟木用廣傳布且索序引予嘉其不負乃祖之意使斯文號爲完書是可嘉也姑述書所以題其端首云大定乙巳中元日承直郎岳陽縣令雲騎尉賜緋魚袋王大鈞序

班范二書其載筆勝質之旨則亦博矣然而後學罕能兼該尚辭者則擥其纖華而遺於體例玩理者執其事實而泥于通方求之彬彬固其鮮矣進士陶叔獻作漢聖之學發先儒之蘊謂類書所集其來尚焉凡較兩都文章必則一代制度遂稽合衆作去繁取衷撮數萬言編成十卷同志揚觶者持其書見求序引遂題其辭曰漢四百齡君尊臣卑文浩道備七制之治則與三代幾焉是皆方間

協心抗議竭節致之然也如明堂月令則禮樂之本乎宣室對問則政教之宗乎晁家令邊事之宜谷子雲掖庭之奏平津史咨白虎宏辯仲舒災異之誠子政封事之機建武之晨東平茂乎典禮永和而下仰始任乎中庸郎顗條七事之端翼奉極五事之變班蔡之劇論韋桓之讜言斯皆傑立孤風炳成典訓來哲不能溢其美異世不能殊其歸炳焉休光高山近古其諸表奏天下昌言述史有三漢最稱備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舍兩漢將安之乎非表文辭蓋善其制度而已儻或文而不示制學而不處要如之何從政哉宜陶捌二君銳志於此好古博雅廣其流傳時景祐二年六月吉日阮逸序

中州集十卷元至大刊本

金元好問編　總目題翰苑英華中州集翰苑英華四字似是後來改題痕迹顯然自序又題中州鼓吹翰苑英華六字亦似刊改未知原書作何標題俟續考每頁三十行行二十八字是本與影元抄本中州樂府款式相同知亦至大刊本也

自序

二妙集八卷傳抄本

金段克己成己撰　前有段氏世德碑銘虞集撰

中州遺老值元與金亡之會或身沒而名存或身隱而名顯其詩文傳於今者竊聞一二矣有如河東二段先生者

則未之見也心廣而識超氣盛而才雄其蘊諸中者參衆德之妙其發諸外者綜羣言之美夫豈徒從事於枝葉以爲詩爲文者之所能及哉于時干戈未息殺氣瀰漫賢者辟世苟得一錐隙地聊可娛生則怡然自適以畢餘齡幾若澹然與世相忘者然形之於言間亦不能自禁若曰寃血流未盡白骨如山丘若曰四海疲攻戰何當洗甲兵則陶之達杜之憂蓋兼有之其達也天固無如人何其憂也人亦無如天何是以達之辭著而憂之意微後之善觀者猶可於此而察其衷焉伯氏諱克己字復之人稱遯庵先生在金以進士貢金亡餘廿年而卒終身不仕仲氏諱成己字誠之人稱菊軒先生在金登進士第主宜陽簿年過

入奏至元間乃卒雖被提舉學校官之命亦不復仕遯翁之孫輔由憲奏翰林與應奉闕今以天官侍郎知選舉緣后於京師出其家藏二妙集以示一覽如想靖節三復不置已而嘆曰斯人也而丁斯時也斯時也而毓斯人也昔之耆彥嘗評二翁謂復之磊落不凡誠之謹厚化服學爲盡得其真予亦云然翰林學士資德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隴川吳澂序

題祖遯庵君與從祖菊軒君才名道業推重一世值金季亂亡辟地龍門山中遯庵君既沒菊軒君徙晉寓北郭閉門讀書餘四十年優游以終稟然清風祖古無愧其遺文惜多散逸所幸存者古律詩樂府三數百篇皆先侍郎手

自紀錄歷欲傳梓不克小子不肖痛先志之未遂懼微言之或泯謹用錄梓藏之家塾俾後之子孫毋忘先業云泰定四年丁卯春別駕輔拜手謹誌

覆定補刊跋 成化辛丑

中州啟劄四卷 影寫元刊本

元吳宏道編 四庫全書存目所載係從永樂大典錄出者此則原本也

古者奉咫尺書所以達萬里之心也故書謂之簡簡謂之畢初非耀文賈伎之具觀先秦答燕上秦二書西漢賜南粵一書明白懇至洞見肺腑要是去古未遠風氣使然是時豈有作書之法哉逮及前輩猶能倣彷古意上賠書於

下下獻書於上非言古今理亂之故治道翕張之機則相與切切然圖當時之務不專以頌也朋友尺牘之酬酢必
義理修齊是究以至親戚音問之交往直述安好
冠昏喪祭等事無綺語無泛辭也流俗日靡士大夫從事書札扶疏茂好以爲巧裁璞剪織以爲工高者自謂陳言之務去卑者直欲謠平生之諂以希分寸之進昔止稱啟上者輒再拜昔止稱再拜者輒百拜繁文縟節未易毛舉於是書不復古矣噫昌黎公上宰相三書猶不免好譏論者責備況其他乎江西省檢校掾史吳君仁卿裒中州諸老往復書尺類爲一編凡若干卷輟己俸鋟梓徵余言余曩綴班翰苑於玉堂制草中獲覩諸老所作每起而曰此

穀粟布帛之文也豈後進所可窺其藩若今仁卿所編則未之見一旦盡得而讀之體製簡古文詞渾成其上下議論率於政教彝倫有關五雲體何足言哉當諸公作書時不過抒吾情達吾意豈計其文之傳後而後之觀者如見謀議而於數十載之下風流篤厚典刑具存矯世俗之浮華追古風於邈遠然則仁卿此編豈曰小補仁卿名宏道金臺蒲陰人也歲在大德辛丑四月朔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許善勝序

中州啟劄四卷 明成化刊本

元吳宏道編 影元抄本中多闕文兼有誤字藉此得以校補亦快事也

許彝勝序

翁世資重刊序 成化二年

天下同文集五十卷 舊抄本

題廬陵周南瑞敬輯　目錄後有隨所傳錄陸續刊行八字闕卷十七十八卷三十一三十四三十五四十一凡六卷

序劉夢得叙柳子厚之集曰文章與時高下政龐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振作者概以爲知言予獨嘗謂夢得之辭則高矣美矣以其時考之則未也唐之盛時在貞觀開元間其時稱歐虞褚薛最後稱燕許大手筆今其文可證也及貞元元和來以韓柳著比

至德爲盛而去混一之初則有間矣才未必皆福福亦自掩其才因使人忠易所謂吉人寡辭者其福未易量也此則所謂時也吾取以叙周南瑞所刻天下同文實甚宜嗚呼文章豈獨可以觀氣運亦可以論人物乎每讀遜初論議盛唐詞章及東京諸老文字三千年間渾一盛時僅此耳彼作合暫聚者其萎弱散碎固不得與于斯也然此盛時作者如渾河厚嶽不假風月爲狀如匽松曲栢不與花卉爭妍風氣開而文采盛文采極而光景消夢得之言之也不自知盛者已及於極也方今文治方張混一之盛又開闢所未嘗有唐盖不足爲盛縉紳先生創自爲家述各爲體功德綱摩與詩書相表裏下逮衢謡亦各有烝民立

極之學閒南瑞此編又得之鉅公大筆選精刻妙則觀于此者豈可以尋行數墨之心習耳目爲足以領此哉自文選來唐稱文粹宋稱文鑑皆偉然成書他日考一代文章當於此取焉大德甲辰第一甲子日廬陵劉將孫撰

昭忠逸詠六卷補史十忠詩一卷陸氏勑先校本

元劉村劉麟瑞撰天水趙景良秉善編集補史十忠詩麟瑞父水村劉壎撰

岳天祐序至順壬申

自序至治二年

後序

陸氏手跋曰𥳑季購得顧修遠家藏抄本校過兩次爲是

此書原本忠義集乃從人所加名也甲寅九月十八日勒

先識

國朝文類七十卷 元刊本　王蘭堂藏書

元蘇天爵編　卷首有王蘭堂季滄葦印記

皇帝聖旨裏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至元二年十二月初

六日承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掾史崔適承行劄付准中

書省咨禮部呈奉省判翰林國史院呈據待制謝端修撰

王文煜應奉黃溍老編修呂思誠王沂楊俊民等呈竊惟

一代之興斯有一代之制作然文字雖出於衆手而纂述

當備於一家故秦漢魏晉之文則有文選振其萃而李唐

趙宋之作則有文粹文鑑掇其英翔在國朝文章尤盛宜

有纂述以傳於時于以敷宣治政之宏休輔翼史官之放失其於典冊不爲無補伏覩奎章閣授經郎蘇天爵自爲國子諸生歷官翰林僚屬前後蒐輯殆二十年今已成書爲七十卷凡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議論銘誌碑傳其文各以類分號曰國朝文類雖文字固當於綱維而大取多關於政治若於江南學校錢糧內刊板印行豈惟四方之士廣其見聞實使一代之文煥然可述矣具呈照詳得此本院看詳授經郎蘇天爵所纂文類去取精詳有裨治道如准所言移咨江南行省於贍學錢糧內鋟梓印行相應具呈照詳奉此本部議得翰林待制謝端等官建言一代之興斯有一代之制作參詳上項國朝文類

七十卷以一人之力搜訪固甚久而天下之廣著述方無
窮雖非大成可爲假大若准所言鋟梓刊行以廣其傳不
唯黼黻太平有裨於昭代抑亦鉛槧相繼可望於後人如
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江浙行省於錢糧衆多學校内委
官提調刊勒流布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今將文類檢
草令收管賚咨順帶前去咨請依上施行准此省府今將
上項文類隨此發去合下仰照驗依准都省咨文内事理
施行奉此及申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書吏馮諒承
行旨揮看詳上項文類紀錄著述實關治體既已委自西
湖書院山長計料工物價錢所需贍學錢遵依省准則文
已行分派各處除已移牒福建江東兩道廉訪司催促疾

早支撥起發外其於刊雕謄寫之時若有差訛恐悞文獻
之考據司合下仰照驗委自本司副提舉陳登仕不妨本
職校勘繕寫施行奉此又奉省府劄付仰委自本司副提
舉陳登仕不妨本職校勘繕寫監督刊雕疾早印造完備
更為催取各各工物價鈔就便從實銷用具實用過數目
開申奉此至元四年八月十八日承奉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劄付准中書省咨禮部及太常禮儀院書籍損缺差太
祝陳承事賫咨到來於江南行省所轄學校書院有板籍
去處印造裝褙起解以備檢尋無復闕文之意數內坐到
國朝文類二部依仰上施行奉此照得近據西湖書院申
交割到國朝文類書板於本院安頓點視得內有補嵌板

面慮恐日後板木乾燥脫落卒難修理有虧印造況中間文字刊寫差訛如蒙規劃刊修可以傳久不悞觀覽申乞施行續奉省府劄付照勘到西湖書院興故書籍數內國朝文類見行修補擬合委令師儒之官較勘明白庶爲便益奉此除已委令本院山長方員同儒士葉森將刊寫差訛字樣比對較勘明白修理完備印造起解外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准本司提舉黃奉政關伏見今中書省蘇參議昨任奎章閣授經郎編集國朝文類一部已蒙中書省移咨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本司刊板印行當職近在大都於蘇參議家獲都元編集檢草較正得所刊板本第四十一卷內缺少下半卷計一十八板九千三百九

十餘字不曾刊雕又於目錄及各卷內較正得中間九十三版脫漏差誤計一百三十餘字蓋是當聞較正之際失於鹵莽以致如此宜從本司刊補改正庶成完書今將鈌少板數漏誤字樣錄連在前關請施行准此備司令將上項文類板本刊補改正一切完備隨此發去合下仰照驗收管施行須至指揮

右下杭州路西湖書院准此

至正二年二月日

庀文統事大史之職也史官放失而文學之士得以備其辭焉古者自策書簡牘下及星歷卜祝之事屬于太史故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在焉書與易皆是也而春秋出焉叙

于國都州里者詩禮樂而已矣觀民風者采詩謠以知俗
觀禮樂以知政亦集於太史後之學者考六藝之辭發而
爲文章是故文辭稱西漢記事宗左氏司馬子長與世與
變其間必有名者出焉國初學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餘
風車書大同風氣爲一至元大德之間庠序興禮樂成迄
于延祐以來極盛矣大凡國朝文類合金人江左以考國
初之作述至元大德以觀其成定延祐以來以彰其盛斯
著矣綱維放失采拾名家故以載事爲首文章次之華習
又次之表事稱辭者則讀而知之者存焉伯修於是亦勤
矣哉固忠學之道也文章之體備矣因類物以知好尚本
敷麗以抒情性辭賦第一備六體兼百代華粹其言樂章

古今詩第二本書命紬訓誥申重其辭以爲式天下萬世則之詔册制命第三人臣告猷日月獻納有奏有諫有慶有謝奏議表牋第四物有體體以生義以寓勸戒褒述箴銘頌贊第五聖賢之生必有功德事業立于天下後世法紀之古今聖哲碑第六核諸實顯諸華合斯二者不誣不俚記序第七衷蘊之發紬然怮徹其辨不動者鮮矣書啟第八物偏則感感則思思則鬱鬱則不可遏有裨於道雜說題跋第九有事有訓有言有假有類不名一體雜著第十朝廷以郡造士先生以導學者徵諸古策問第十一爾雅其言煜煜然歸其辭其事宜焉詩雜文第十二累共行事不憖遺之意其辭愍哀辭誄議第十三其爲人也沒而

不存矣備述之始終之行狀第十四其爲人也歿而不存矣誌其大者遂者將相大臣有彝鼎之銘大夫士庶人及婦人女子亦得以沒而不朽者因其可褒而褒焉以爲戒勸焉墓志碑碣表傳第十五總七十卷出入名家總若干人是則史官之職也夫必有取於是也夫自孔子刪定六藝書與春秋守在儒者自史官不世其業而一代之載往往散於人間士之生有幸不幸其學有傳不傳日遷月化簡札湮沒是可嘆也伯修三爲史氏而官守格限遂以私力爲之蘇君天爵伯修其字也世爲眞定人先世咸以儒名威如先生尤邃歷學著大明歷算法篇以稽其繆失焉郎中府君以材顯至伯修而益啟之伯修博學而文於書

無所不讀討求國朝故實及近代逸事最詳定著名臣事畧若干卷遺文紀年若干卷并爲是書書非有補益於世道者不爲也自翰林修撰爲南行臺御史今爲監察御史

元統二年夏四月戊午朔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南鄭王理序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間其精華之在人有不能不著者發而爲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爲也徒審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於天地氣運之盛衰豈知言者哉蓋嘗考之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爲特盛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雖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榮悴槩可知矣先民有言曰三

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
之也昔者北南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騁於一時顧
往往囿於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無足起發人意其中
有若不爲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豪桀非可以世論也我
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不一
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於今日者矣建國以來列聖繼
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雋老出於其間作爲文章
龐蔚光壯前世陋靡之風於是乎盡變矣孰謂斯文之興
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翰林待制趙郡蘇天爵伯修慨
然有志於此以爲秦漢魏晉之文則收於選唐宋之文則
載於文粹文鑑國家文章之盛不采而集之將遂散軼沉

泯沕然休光弗耀於將來非當務之缺者歟乃蒐摭國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議論銘誄碑傳皆類而聚之積二十年凡得若干首為七十卷名曰國朝文類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然所取者必其有繫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此者雖好弗取也夫人莫不有所為於世顧其用心何如耳彼為身謀者窮晝夜所為將無一事出於其私心之外至有為人子孫於其先世所可傳者漠然曾不加意遑及它人之文與天下之事哉覽是編者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修平日之用心矣伯修學博而識正自為成均諸生以至歷

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筆之簡册在國朝名臣事畧與是編並著廷論以文類猶未流布於四方也後文江浙行省鋟諸梓伯修使旅嘗所以纂輯之意于編端庶幾同志之士尚相與博采而嗣錄之元統二年五月五日將仕佐郎國子助教陳旅序

右國朝以來詩文七十卷右司都事趙郡蘇伯修父所類也守誠在胄館時見伯修手抄近世諸名公及當代聞人逸士述作日無倦容積以歲年今始克就編不以微而遺者遂泯其實不以顯而崇者輒襮其善用心之公溥也如是夫古者以言名家則有集傳其別而叙之於史傳者非發明乎學術之說則關繫乎世道之文也不然君子無取

焉是則伯脩豈無意而爲之者乎伯脩方以政事爲用所集名臣事略及是書皆將刊布天下天下之士得攬焉者孰不美國朝文物之盛嘉伯脩會粹之勤矣伯脩名天爵以國子高等生試貢入官力學善文多知遼金故事亦有論著他辭無所不關予之敬愛也故題文類後元統三年三月三日太原王守誠書

緝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一卷元刊本

元徐東編　是書與言行錄合刻言行錄紀郭公事迹此則當時投贈詩詞序引書啟及諸處碑記也

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此國語之訓言也欲愛其所生以身則莫若從師以學欲行其所教之

道則莫若從君而仕欲光顯其所食之祿則莫若榮親爲
大在父爲孝在師爲敬在君爲忠三者相成不可廢一此
士大夫之全行也今是何以曰人行也者行也行其行而
見於事善其事而聞於聲聲成文而詩歌作詩歌作而二
行著於時而後可謂之眞士大夫今閩漕使復齋郭公敏
行錄其行見於事事聞於聲者乎公內由省臺出仕江南
小爲守大爲牧爲憲爲漕凡立政立事愛士愛民勸善懲
惡興利除害著於治功可以蘇可以貸可以紀可以序在
官爭贊美既去極見思文人才士卷軸知以幾馬馱所以
能效忠於上而稱忠於下者孝敬爲之本也觀易師侯先
生寄遣倡相數篇稱君嘉歎致政慶壽一卷孝敬之心油

然而起將揚文之名行餙之道以相遠大此意雖與滔滔者語觖行一錄亦孰有之人之愛公固非諛非妄也九日山西有愚者年八十一其愛公也異乎人之愛其言曰善頌不如善勉夫閭人頌者心易自滿閭人勉者心必若不足不足則不已不已則可大可久美公之能孝於父則不如歌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之章美公之能敬其師則不如歌小心翼翼古訓是式之什今以三品而局於一路一道豈足以盡公大才廊廟之上樞機之間乃可以展布平生之才思使朝對美慕曰某其親也生之某其師也教之事三若此生始無慚與時美公之詩必欲如淇奧之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始足以見所學願公勉之至順辛未孟

春槩之長樂郡古候佚老獨愚黃文仲謹序

敏之功大矣二帝三王之爲君九官伊傅周名之爲臣其功大矣而悉錄於書書爲萬世法魯論終篇汎言帝王之道有功獨歸於敏法古者法其敏而已敏則有功也復齋鄭公敏行錄大抵施於政者中庸敏政盡人道者能之人而盡其道敏於行之積也敏行其體敏政其用用著於錄合而名之曰敏行體用一源功效相感應功有古今之殊原於敏一耳敏在三德宜屬勇克己復禮顏子之勇也回豈不敏者邪公以復名齋復之初九顏子有焉公其敏顏子之行敏唐虞三代賢臣之政錄將不止是而是以爲始也三山林興祖敬書

皇元風雅三十卷 元刊本

元蔣易編　始劉夢吉終陳梓卿凡一百五十五家中如
熊勿軒係宋人元遺山係金人列之元代未免不倫若文
文山謝疊山則誓死不屈大義凜然乃亦一體編入更爲
失於限斷然元人無專集者藉此得畧見梗概未可以其
體例不善而廢之也焦氏經籍志傳是樓書目俱著錄文
淵閣書目有皇元風雅四冊殘缺疑即此書

易嘗輯錄當代之詩見者往往傳寫叢亦疲矣咸願鋟梓
與同志共之因稍加銓次擇其溫柔敦厚雄深典麗足以
歌詠太平之盛或意思閑適辭旨沖澹足以消融貪鄙之
心或風刺怨誹而不過於譎或清新俊逸而不流於靡可

以興可以戒者然後存之蓋一約之於義禮之中而不失性情之正庶乎觀風俗考政治者或有取焉是集上自公卿大夫下逮山林閭巷韋布之士言之善者靡所不錄故題之曰皇元風雅第恨窮鄉寡聞采輯弗廣烏能備朝廷之雅而悉四方之風哉姑即其所得者刻而傳之云爾至元三年正月初吉建陽蔣易書於忠勉齋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詩人以鳴國家之盛雅頌二南後世莫以加矣在漢時則有樂府在魏晉宋時則有選詩在唐時則有河嶽間氣諸集亦皆鳴之善者也大抵氣盛者聲宏地廣者風遠德有厚薄功有小大聲音不得而遯焉士大夫生當其時濡耳染目動諸中而鳴于外亦豈人力之

所能爲哉粵稽混一海寓疆埸萬國有三代所無之天則必有三代所未有之詞章兼以承平百年教化浹洽洋溢發越形于聲歌固宜與生民清廟並傳而陋東西二都矣今文獻故家與晨星俱泯而鳴於時者復如好音之過耳他人罕得而聞焉豈不深可惜哉東陽蔣易師文甫始集本朝諸公之詩凡若干卷名曰皇元風雅徵予序予讀之見其優游不迫有若古樂府者焉沖澹自然有若選者焉音節鏗鏘詞語雄渾又有若盛唐諸名家者焉辟如大塊噫氣周旋於扶搖之表而鼓盪乎蒼莽之野天籟地籟翕然並作清濁高下雖有小大之不同然其得於所感則一也嗚呼盛矣哉我朝之詞章也因一代之詞章而知一代之

盛治則此編豈小補哉雖然達而在上鳴於朝廷者其詩易以傳窮而在下鳴於山澤者往往不可得而見此十五國風所以難備也予在京見宋御史顯夫集詩二十年得百十家欲刊諸湖廣猶日延四方之士而采之惟恐滄海之有遺珠也不知今已鋟梓否邪師文有志於是安得并求而刻之以備一代之盛觀云至元四年戊寅閏月丁未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黃清老序

夫欲觀於國家聲文之盛莫近於詩矣數而求焉是爲得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於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時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

一時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推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為學則已彼矣河汾君子有意於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焉而其書不傳蓋非偶然也抑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耳昔者盛時學道之君子德業盛大發爲歌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草偃變化融液莫或間焉此所以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以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刪後之無詩也國朝之初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於野史之亭蓋傷夫百十年間中州板蕩人物凋謝文章不

概見於世姑因錄詩傳其人之梗概君子固有深閔其心矣我國家奄有萬方三光五嶽之氣全太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間出文物粲然雖古昔何以加焉是以好事君子多所采拾於文章以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輯錄蓋多有之然雖多或不足以盡其文或約而不足以盡其意亦其勢然也監察御史前進士宋褧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粹開國以來群章之粹多至數十大編自草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以爲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蔣易師文著皇元風雅三十卷而以保定劉靜修先生爲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雜編三卷庶乎其有意

凌日精廬

焉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佐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與言詩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尚有可致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者泰山一豪芒耳窮鄉晚進何繇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爲學苟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竊以爲未可遽止於斯也至於僕也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用老而歸休退求其在己者尚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厠於諸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爲區區之幸也至元己卯七月三日雍虞集在芝秀亭書

自序曰易始於懷友軒觀當代作者之詩昌平何得之浦

城楊仲宏臨江范德機永康胡汲仲蜀郡虞伯生東陽柳道傳陽川何太虛金華黃晉卿諸集與體有則誠可繼盛唐之絕響矣自是始有意收輯十數年間耳目所得者已若此況夫館閣之所儲振聲教之所漸被此蓋未能十一耳信乎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人才嗚呼盛哉

黃氏手跋曰皇元風雅三十卷蔣易編次者載諸集茲國史經籍志述浙江采輯遺書目止二卷天一閣寫本外此書之流傳非廣矣向嘗收得元刻殘本又從香嚴書屋借得元刻殘本影鈔綴之總不符三十卷之數亦第藏以備元詩舊本之一家耳頃有書友攜一部來竟三十卷序目都有逃缺失處已鈔補驗其裝潢識是金星軺家故物非

出自尋常藏書人家者宜可信為全本也然以余及香嚴本核之都多歧異序目同闕無可參攷至每卷各有子目於一卷而列諸人者則題國朝風雅蔣易編集於一卷而列一人者則曰某人詩目錄建陽蔣易編集間於目錄板心填某卷於卷中起處但以人姓名為大題官銜籍貫表字為小題不載書名卷數每葉板心各載每人名無卷數該刻子目都無間存王繼學詩目一葉想子目本與舊藏本同此皆失之至每卷各標卷數其板心亦刓之細玩字跡無一與本書同者當是板片不全子目盡失遂按人姓名分卷加此題頭及板心刻入故字跡各異否則本書字跡同出一刻何中多歧異耶總之古書日就淪亡既得見

元刻殘本矣又得見元刻全本矣而鈔補增改究不知元刻眞面目購書之難一至於是余日來俗務塡膺何爲此忙中閒事所謂書魔積習自笑亦自嘆也嘉慶壬申求古居主人黃丕烈識

草堂雅集十三卷 元刊本 文氏竺塢藏書

元玉山顧瑛類編 始柯九思終釋自恢凡七十四人卷首標目文彭手書精楷絕倫案顧俠君敘柯敬仲詩云向來藏書家奉草堂雅集爲秘寶而首册久闕朱竹垞從琴川毛氏得抄本一册始據以入選云云此本元刊而首册完善是眞絕無僅有矣

金氏手跋曰東屏朱 近得玉山草堂詩集若干卷

脫落散失命予繕治余因觀之清絕可喜故不辭而樂為之整葺其次序裝潢成帙以記歲月時正統乙丑仲春下澣王峯七十五歲老翁俞子貞識

文氏手跋曰玉山草堂雅集十三卷為家藏善本卷首標目出先國博府君亦楷書之最精者友人錢受之王淑士各借抄一部人間流傳未廣猶可稱笠塢帳中珍也時天啟元年新正三日淑士持還因記此語於清瑤嶼中震孟

玉山名勝集二卷 舊抄本

元玉峯顧瑛仲瑛編次　前有張翥寄題玉山詩一首張丑趙宧光俱有印記蓋嘉靖以前舊抄本也

中吳多妟游之勝而顧君仲瑛之玉山佳處其一也顧氏

自辟疆以來好治園池而仲瑛又以能詩好禮樂與四方賢士大夫游其亭臺燠館華軒美樹卉木秀而雲日幽皆足以發人之才趣故其大篇小章曰文曰詩間見層出而凡氣序之推遷品彙之回薄陰晴晦明之變幻叵測悉牢籠摹狀於賡倡迭和之頃雖復體製不同風格異致然皆如文貝錦各出機杼無不絕麗瑩縟讀令人愛仲瑛既會萃成卷名曰玉山名勝集復屬予爲之序夫世之有力者孰不欲倩山水間然好事者於昔人別墅獨喜稱王氏之輞川杜氏之樊川豈非以當時物象見於倡酬者歷歷在人耳目乎然輞川賓客獨稱裴迪而樊上翁則不過時召客賦往游而已今仲瑛以世族貴介雅存器局不屑仕

進而力之所及獨專與賢士大夫盡其驩而其操觚弄翰觴詠於此視樊上翁蓋不多讓而賓客倡酬之盛較之輞川或者過之嗟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眎昔使與月玉山之勝與兩川別墅並存於文字間則斯集也詎可少哉是不可以無序於是乎書至正十年四月既望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溍序

崑山之世族居界溪者曰顧氏顧氏之有才謂者曰仲瑛闢所居之偏闢地以為園池園之中為堂為舍為樓為齋為舫做之而為軒結之而為巢葺之而為亭植以佳木善草被之芙蕖菱芡鬱焉而陰煥焉而明闓焉而深一日之間不可以徧賞而所謂玉山草堂又其勝處也良辰美景

十友羣集四方之來與朝士之能爲文辭者凡過蘇必之焉之則歡意濃浹隨興所至雖樽俎陳硯席列坐而賦分題布韻無間賓主儒翁釋子亦往往而在歌行比興長短雜體靡所不有於是裒而第之卩曰題之曰草堂名勝凡當時之名卿賢士所爲記序贊引等篇皆以類附焉間嘗取而讀之高者跌宕夷曠上追古人下者亦不失清麗灑脫遠去流俗琅琅炳炳無不可愛吁亦盛矣予幼時讀晉蘭亭唐桃花園序謂皆一時勝集意千載而下無復能繼及究觀蘭亭作者率寥寥數語罕可稱誦向非王右軍一序則此會幾泯滅無聞若桃花園之禁則又不知當時能賦者幾人罰金谷酒數者幾人其泯沒尤甚獨賴李仙人

一序可見耳豈若草堂之會會有其人人有其詩而詩皆
可誦耶嚞仲瑛以衣冠詩禮之胄好尚清雅識度宏達所
交多一時名勝故其辭如此吾故謂使是集與蘭亭桃花
園並傳天壤間則後之覽者安知其不日彼不我若耶至
正十一年歲在辛卯二月既望元統癸酉第一甲進士及
第湘東李祁序

黃琴六先生手跋曰玉山名勝集世無刊本月霄向從其
小阮子謙家藏
國初人校本精鈔其書自玉山草堂至寒翠所凡三十八題
爲一冊録題各爲起訖不分卷數外集二卷爲一冊與
四庫總目九卷本者不合今秋月霄又購得明初人抄本有

張氏丑印訛紙色字畫古氣盎然詫爲希有蒙君剏以新
鈔見貽而以舊本屬校細勘一過乃知新鈔本頗多殘缺
如首題玉山草堂篇末不完脫鄭元祐陳基二詩可詩亭
間祇後序中脫一行芝雲堂篇中脫一葉闕陸仁鄭元祐
觀敬泰約張可久昂吉黃玠七人詩湖光山色樓篇脫岳
榆一詩淡香亭張暐詩脫末二句十字絳雪亭陸仁詩下
脫張渥一詩其餘一二字衍脫訛謬者甚多皆可據舊本
一一校補書分上下二卷自玉山草堂至金粟影五題爲
上卷自書畫舫至漁莊二十三題爲下卷當是玉山主人
元本如是後來傳錄意爲分合故寖失其眞也此書非得
舊本何由知脫誤奚從校補而舊本不取新鈔相勘其佳

處亦未悉出一經讐對舊本之善益顯而新鈔之謬悉刊削無遺憾矣爰詳著其得失於簡末并書一則以貽月霄俾錄於藏本之後以見簡帙之洵足珍重云其外集二冊亦係近鈔互有得失故不具論時道光癸未十月之朔拙經畬黃廷鑑校訖識

玉山名勝外集二卷 鈔本

【元】顧瑛編

大雅集八卷 舊鈔本

【元】天台賴良善卿編會稽楊維楨廉夫評

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蓋將以採民之休戚以知王政之得失此周人所以不能已於采詩之官也

故觀民風而必采詩以陳者民之情因言以宣猶物因風之動以有聲也則詩志之所存情之所感而言之所從以出者乎但上之化下也有淑慝之分則下之報上也有美刺之別然發乎情止乎禮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雖刺也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詩人忠厚之至也然則周人所以采之者不以其出於情之眞乎由是知古之人以情爲詩而其言莫不麗以則後之人則以詩爲情而言不出於情有矣況麗而有不則者哉古之詩多出於民之心後之詩多出於士之筆雅頌之作匪能之而風或不之及蓋心匪鬱伊而寫其幽思者非情之眞也惟中心感發者然後可以吟詠其性情耳故後世雖有采詩

者實難其人焉然有慷慨以鼓其氣磊落以騁其才若杜少陵輩則不能無風雅之作耳若此者難哉采詩之官識者能采之矣天台賴先生善卿以三十年之勞不憚颶風濤犯雨雪冒炎暑以采江南北詩人之詩其采也公矣情深而不詭則采之風清而不雜則采之事信而不誕則采之義直而不回則采之體約而不蕪則采之詞麗而不淫則采之而未始有不關於世教者吁亦勤矣哉非其學博而守約得詩人之真趣者不能造斯域也會稽楊鐵厓先生評而序之名曰大雅集而友人盧仲非氏手爲之鋟梓既板行學者莫不購之以爲軌式焉他日有采詩之官者出其必將求善卿之所采以進於上矣於是乎序時至正

壬寅春吳興錢鼐在雲間之水南山北寫

昭明文選初集至一千餘卷後去取不能十之一今所存者三十卷耳三十卷中尚有可汰者選之難精也如此真選詩至二千餘首鐵厓先生所留者僅存三百古人以詩名世或一聯一句不爲少也而有擅雄長作則大篇長什又不厭其多也故今所刊者或一人一詩或一人數十詩詩不多寡較也天台賴良

客有賴良氏來謁予七者袞致其請曰昔山谷老人在州嘆曰安得一奇士有力者盡刻杜公東西川及夔州詩使大雅之音復盈三巴之耳有楊生素者任之刻石作堂因以大雅名之先生鐵厓詩雖已徧傳海內而兵變后諸作

人未識者有之識其詩付有力刻之亦使大雅之音盈於三吳之耳不亦可乎余曰東南詩人隱而未白者不少也吾詩不必傳請傳隱而未白者於是去遊吳越間采諸詩於未傳者得凡若干人詩凡若干首將梓以行來徵集名吁良亦奇士哉偉其志而為之出力以鋟者則淞士夫謝頤齋氏余因以山谷語名之曰大雅集蓋良以待我而我以待諸公庶入是集者皆可以纘杜之后而或有歉焉者不入也良曰然請其集為叙時至正辛丑立秋日丙午鐵厓道人楊維楨書

天台賴善卿客授雲間課講暇嘗裒元之詩鳴者凡若干人篇什凡若干首類為八卷名曰大雅集會稽鐵厓楊公

首叙月鈙以傳會兵變止今年薦卿擬畢初志適有好義之士協成厥美詒余徵叙後余謂詩具一體詩亡春秋作噫詩奚亡特雅亡耳楚騷漢賦迨蘇李五言沿至唐近體皆古詩之變試觀唐數百名家譬之宗廟畨大而鐘鼎琴瑟小而籩豆爵斝錯而有章秩而有文要各備才用而不可一少焉道學于宋刑學於金其間鳴於詩者務亦出自機杼近代肖虞文靖公近體詩行天下翕然爭效競襲恐後槃甚一律千首較之唐遠矣夫采珠者極桂海采玉者窮冰天善卿不私己而汲汲以詩是采猶冰天桂海是窮則春容鉅作窮渺短詠不但得照乘連城而已將宗廟之器皆錯而章秩而文也詩運環復大雅之音於是乎在義

士雲間人陸德昭氏俞伯剛氏蕭卿名貝宋名臣諱好古裔世業儒云蓆帽山人王逢叙

澹游集三卷 舊抄本

元釋來復編　來復少有詩名爲時所重是編集所與游者自名公卿大夫洎山林韋布知名士與夫道流釋子凡往來酬贈之作暨碑銘序記等篇都爲一編澹游者取君子之交淡如水也集中所載諸人多有元詩選未採者每人下略述仕履間及其所撰著如哈剌玩易齋集南游寓興集劉仁本洞庭稿亦元集朱右白雲巢集楊璲灌園集張克仁遺安稿燕敬知非集等書補元史藝文志俱未載外顧氏俠君錢氏竹汀皆未見此書也

澹游集者見心復公集所與游者贈荅倡酬及凡文章之相及者也然其所與或爵為公卿或位當權要或儒家者流或道家者流不獨其叢林之中而總謂之澹游者吾之游以澹耳非以其爵非以其位又非以其道之不同而姑與之而也彼之與吾游者亦以其澹而非有所挾也記所謂君子之交澹如水是也游之久不能無別別之久不能無思集其所作所以使之常接於目而慰吾之思也千載之下令人企想羡慕不啻淵明之於惠遠元度之於支遁昌黎之於大顛少陵之於己公贊公歐陽之於惠勤東坡之於佛印則又未必不因是集而有所與想也至若集中之辭或品格之殊音節之異有不可得而同者然如金石

相宜珠璧相照而同爲盛世之作亦可因此而見國家涵
濡之澤也先君文安公既與見心游之於前而汯又得厠
於其後比之諸公則爲再世之契故序其說於是集之末
朝散大夫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豫章揭汯序
昔之縉紳君子學士大夫有物外之游從曰方外交往往
以道義相尚以文辭相唯諾亦或託諸文章鉅筆以傳其
行業者則將進之而弗却也若淵明惠遠有蓮社之結許
詢支遁有講經之好昌黎稱大顛識道理文暢喜文辭少
陵賦齊己茅屋之詩而贊公之詠又六七焉近代歐陽公
於惠勤蘇端明於了元皆以詩翰往來傳則簡冊不可誣
也今夫或在仕官或在羈旅或有遺世之志或得休沐之

暇厭夫塵勞俗翳驅馳鞅掌思所以澄心散慮必山林幽寂巖阿谷隱之地聊以遂其情適焉彼則不沉縛其法而有慕吾道者一皆瀟灑穎脫迴出行輩故對花啼鳥之趣行雲流水之蹤見於交際之頃亦惟詩章翰墨文辭而已耳餘韻泊然無著也豫章見心上人得浮圖之元奧又以詩文結納縉紳間所謂能入其法又能出其法者故吾徒多與之游禪暇裒所得於翰林虞文靖公歐陽文公揭文安公以下若干詩并其自倡者爲三卷壽諸梓徵余引言且曰非有他也於此以著吾方外交游之雅焉夫交游以道義不以勢利諸公辭章文翰之接於上人雖有福田利益之規上人於諸公又非爲名聞外護之託蓋并忘其

物與夫忘人之勢者抑亦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也歟紫巖諸作皆情趣高遠辭氣清潤如大羹元酒醴酬甘露雋永存焉奚以潛云上人曰傳言君子之交淡於水則斯集名之澹游亦宜顧余何能與諸公之列且不佞輒復爲序至正甲辰冬十月朔朝列大夫溫州路總管管內勸農防禦事天台劉仁本書

豫章見心禪師復公主四明之定水暇日纂萃代之作者凡所貽贈及所倡酬之什取表記之首題之曰澹游集刻版以傳因河南杜綱文紀徵言序之余惟雲龍以氣合風虎以聲合聖與賢以時合君與臣以道合縉紳之士山林之人儒佛有異出仕與退隱爲益異而尊禮之隆游從之

好其必有合焉者若范文正於古公富文忠於禺公周元公之於佛印眞淨龔涯彭器資之於晦堂程叔子之於靈源楊中立之於照覺張敬夫朱元晦之於妙喜似非神交心降而有合者歟𤓰是哉張子韶與妙喜以言忤秦檜致遷謫趙元鎮移書子韶有曰近日僧徒多結託士夫以要聲勢子韶復曰妙喜天人師也雖聖人復生莫親疎之以其托士夫要聲勢蔑也妄也謬也子韶於元鎮同學伊洛同爲鄉相可以勢利休哉參寥薦秦太虛于曾子開子開復太虛書曰吾二人皆與參寥游雖異乎世俗之相求蓋所因者賢也斯則元鎮之智所不及也近時大儒如虞揭歐黃諸賢𤼵合儒佛而同焉者其言粹然一出於正柳子

所謂眞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者爲信然矧言爲心聲則心之所寓詩曰能言者之辭章何莫非道見心傳佛心者有見於斯用華所交者之詩刻之使覽者即是以求至道則其亟勸於將來者豈少益哉是爲序至正二十五年歲在乙巳夏閏月廿又二日庚戌杭州路中天竺禪寺住持番易釋廷俊序

比余過雙徑造定水禪寺謁見心禪師復公于丈室時公方類錄諸游集命工鋟刻印續成帙余得受而讀之昔一時在朝名公卿大夫洎山林章布知名士與公往來贈道詩辭及碑刻記序文字間余有贈公蒲菴詩亦得混錄於次噫其美矣夫君子之交無取乎世俗勢榮財利故昔人

有潛如水之論然道之所存文之所發英華之外書實秉順之積中營之雲漢之照於天山川草木之麗於地煥然燗然嶄然森然固不得以滯言也嗚呼道在天地間一而已矣形之言論陳之爲章自墳典而下升降盛衰與時消長歷千萬載而無窮於今片詞隻字之妍將欲使之傳播悠遠而不泯是固仁人長者之用心也公明佛氏學妙圓空寂之趣亦何藉於詩文之黼黻然性情之適謳詠之工莫非修習操存之積願豈易而得之哉況夫眞元會合之微天地參和之餘發之詩文體製之渾融尤有夐出乎前古上者於公此編已可以得其梗概讀者其不可以苟焉漫爲而已也至正二十五年歲在乙巳餘姚楊璲序

至正乙巳秋余來定水見心禪師以澹游集屬序余與見心厚不可以固陋辭乃曰善財以文殊爲初友展轉五十三參而成道果要皆以言辭相誘論而助其證入也故佛眼曰道業未辦善友師教誡不可捨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老子曰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然則古君子之交率以道德相尙未始以形服爲異也遠法師之於陶陸習鑿齒之於道安裴休之於圭山柳宗元之於重巽蘇子瞻之於總公妙喜之於張無盡是皆得其同而忘其異者也且其播於賡荅被於銘記又皆冥乘發揮非直以文辭爲藻飾也見心出豫章得法於南楚悅公道德之輝文章之光炳炳烺烺照耀江海其所游從則故侍讀蜀郡虞公豫

章揭公金華黃公大司徒廬陵歐陽公今太子諭德魏郡李公承旨河東張公莫不屈其齒爵之尊與之來往酬酢情合水乳聲應金石其他衣冠鉅望山林碩德以交游而親厚者不可一二數其於遺贈唱和又皆以佛法相激揚而以顯示夫心要也見心粹而編之鋟而布之其有禆於名教而以惠及後昆也歟言未既客有艴然而笑者曰禪師以澹游名集而子乃以道德為論美則美矣其如禪師之本意何余曰德謂行道有得於己恬澹乃道德之至故曰道之出口澹乎其無味若是則吾之所謂道德者非禪師所謂澹游者乎客乃欣然謝余遂書之以質諸見心

為前住紹興崇報禪寺番易釋至仁序

元詩體要十四卷 明正德刊本 茗竹堂藏書

〔明〕姚江宋公傳編選 是書傳本頗稀兼多闕頁此本通體無闕差可貴也

遼府重刊序正德乙卯

藝林序宣德癸丑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五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六

集部

詩文評類

文心雕龍十卷 明宏治刊本　臨馮氏已蒼校

梁通事舍人劉勰彥和述

馮允中重刊序 宏治甲子

往余弱冠日手抄雕龍諷味不舍晝夜恒苦舊無善本傳寫譌漏遂注意校讐往來三十餘年參考御覽玉海諸籍并據目力所及補完改正共三百二十餘字如隱秀一篇脫數百字不復可補他處尚有譌誤所見吳歙浙本大畧皆然雖有數處改補未若余此本之最善矣俟再諮訪博

物君子增益所未備者而梓傳之亦劉氏之忠臣藝苑之
功臣哉萬歷癸巳六月日南州朱謀㙔跋

按此書至正乙未刻於嘉禾宏治甲子刻於吳門嘉靖庚
子刻於新安辛卯刻於建安癸卯又刻於新安萬歷己酉
刻於南昌至隱秀一篇均之闕如也余從阮華山得宋本
抄補始爲完書甲寅七月二十四日書於南宮坊之新居
時年七十四歲功甫記

功甫姓錢諱允治郡人也厥考諱穀藏書甚多功甫卒其
書散爲雲烟矣予所得毘陵集陽春錄簡齋詞鳴鶴堂集古
皆其物也歲丁卯予從牧齋借得此本因乞友人謝行甫
錄之錄畢閱完因識此其隱秀一篇恐遂多傳于世耶自

錄之八月十六日孱守居士記

南都有謝耳伯校本則又從牧齋所得本而附以諸家之是正者也嘗對顛勞鑒裁殊乏惟云朱改則必鑿鑿可據今亦列之上方間耳伯借之牧齋時牧齋雖以錢本與之而秘隱秀一篇故別篇顛同此本而第八卷獨缺今而後始無憾矣

丁卯中秋日閱始十八日始終卷此本一依功甫原本不改一字即有確然知其誤者亦列之卷端不敢自矜一隙短損前賢也孱守居士識

崇禎甲戌借得錢牧齋趙氏鈔本太平御覽又校得數百字

隱秀一篇出於錢禮部既未見功甫原書終為可疑也姑存之以俟後人庚寅孟秋同文章緣起裝成一册社德識

優古堂詩話一卷 舊抄本

宋吳幵正仲撰

艇齋詩話一卷 舊抄本 楊芳羽萬卷樓藏書

宋曾季貍裘甫撰 陳振孫曰曾鞏之弟曰潭湘主簿宰宰之孫曰大理司直辭之季貍其子也 見艇齋雜著解題 是書直齋書錄解題文淵閣書目讀書敏求記俱著錄近則罕有傳本 四庫全書著錄宋人詩話及附載存目者幾五十種而此獨見遺則傳本之稀可知是固與蓮堂詩話同為詩話中之祕册也

蓮堂詩話二卷 抄本　從子謙姪藏舊抄本傳錄

元海昌祝誠輯　誠仕履未詳卷下題寶墳將壁像有云至元丁丑以來則誠爲元人可知讀書敏求記列之優古堂詩話前或誤以爲宋人數是書所論宋詩居多而唐與金元之作亦間及焉名篇警句多有他書所未載者如卷上載金海陵王哀宋姚將軍詩云獨領孤軍將姓姚一心忠孝爲南朝元戎若解徵兵援未必將軍死尉橋伏讀
御定全金詩錄海陵王詩五首此詩未經採入故表出之未有題識云嘉靖壬子春逮陽精舍錄成　李滄葦藏書

蒼崖先生金石例十卷 元至正刊本

元潘昂霄撰郡陽楊本編輯校正廬陵王思明重校正

金石例者著庵先生所述也凡碑碣之制始作之本銘志之式辭義之要莫不放古以為準以其可法於天下後世故曰例而其所以為例者由先秦二漢暨唐宋諸大儒皆因文之類以為例至夫節目之詳率祖韓愈氏大書特書不一書爰分臚列其亦放乎春秋之例也與甚矣先生有功於斯文也先生世居中州以文學鳴國初士之為文者猶襲織巧其氣萎薾不振先生患其久而難變也乃述是書以授學者使其知古之為文如此粲然畢舉如示諸掌故歷事六朝出入翰苑餘二十年凡經指授者皆有法度朝野至今稱之至正四年春元生之子敏中來為饒理官好賢下士文雅有父風其於先生手澤尤加慎重以本之

與於斯文也俾之次第而讐校之刻之梓以永其傳嗟乎
先生不以崇高自居而加惠於後學敏小不以勢利相尙
而盡力於遺書有子如是先生爲猶生矣後之人當知是
書有功於斯文不細也先生姓潘氏諱昂霄字景梁學者
稱之曰蒼崖先生官至翰林侍讀學士通奉大夫謚文僖
有蒼崖類藁若干卷云至正五年春三月郡陽後學楊本

叙

聖人春秋襃貶著於筆削者謂之例國家政刑賞罰見於
制度者謂之例是皆以其可爲法於天下後世也蒼崖文
僖潘公蒼崖先生取古昔碑碣鐘鼎之文提綱舉要條分
類聚定爲十卷名曰金石例一卷至五卷則述銘志之始

而於貴賤品級塋墓羊虎德政神道家廟賜碑之制度必辨焉六卷至八卷則述唐韓文括例而於家世宗族職名妻子死葬月日之筆例特詳焉九卷則先正格言十卷則史院凡例制度筆削於此又可以槩見焉使世之孝子慈孫觀其制度之等則思得為而為不得而不為而於事親之道不至違禮矣觀其筆例之言則思孰為可傳孰不可傳而於揚名之道有以自力矣是豈惟為文者之助於世教將重有補焉公之子敏中來官于饒出是書以示余因得以觀夫公之篤意斯文而又喜斯文之有賢子以傳也遂為之引至正乙酉春三月望賜進士出身將仕郎前慶元錄事鄱陽後學傅貴全序

文章先體製而後論其工拙體製不明雖操觚弄翰於當時猶不可況其勒於金石者乎陸士衡文賦論作文體製大畧可見由先秦以來迄於近代金石之所兼刻具有體製好古博雅之士皆不可以不之考也然而自上徂下貴賤有等名器亦因之而異數敘事紀實抑揚予奪必當有所法自非類聚而通考之何以見之哉翰林蒼崖先生潘公雄文博學爲當世所推嘗歷考古今文辭提綱擧要萃爲一編名曰金石例凡爲文之榘度制器之楷式開卷瞭然其用心亦勤矣公之子敏中寶其手澤罔敢失墜宦游四方必載與俱其在番易復刊是編以廣其傳且與吾黨共之噫公掌帝制司文衡其所以藻飾太平者已無所不

謚其忠敏中克承家學益彰其親之美斯亦繼志述事之孝者乎忠孝萃於一門文物昭於盛世使夫爲人臣爲人子皆有所矜式實有功於名教豈特爲文之助而已哉余故表而出之以冠篇端云至正五年春三月饒州路儒學教授桐川後學湯植翁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儒者有是言也然春秋大義數十以褒貶寓於一字之間傳者謂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至謂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然則謂無法可乎後世之文莫盛於金石蓋所以發潛德誅奸諛著當今示方來者也如是

而不知義例其不貽嗚呼之誚也幾希翰林蒼崖潘先生動必稽古取先代碩儒所爲文類而集之題曰金石例視傳春秋者所言如合符節俾夫考古者知古人用意之所在而學古者有所矜式而不敢肆其嘉惠斯文不其至乎至正丁亥予忝教番易公之子敏中爲理官書屬郡士楊本端如稱其次第既已刻於家而公諸人學之賓師景陽吳君旭子謁吳君以教謂此書將歸中州則邦之人焉能一一而見之哉盍刊之學官以垂永久乃復加校正而壽諸梓於乎古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古文斯可矣明年戊子夏六月既望廬陵王思明謹叙

先文僖公所著金石例十卷例攷文辭必稽諸古所以模

范後學者也每見手澤不忍釋去與其私於一家孰若公於天下傳之子孫孰若法之人人使咸知先公之心去浮靡以還淳古顧不韙與護刻之梓嘉與士大夫共之至正五年春三月望濟南潘詡敬書于卷末

樂府類

陽春集一卷 抄本 從錢塘何氏藏本傳錄

南唐馮延巳撰 延巳工詩尤善樂府每賓朋宴集則自製新詞被之絃管積久成帙後經兵革散失殆盡陳世修裒集所存勒爲是編凡一百十八闋南唐當元宗之時强鄰壓境國勢日削爲國相者方運籌贊畫之不暇乃以綺語相高試問此曰何日而可以聲律自娛乎世修以親故

之私曲爲掩飾亦可云欲蓋彌彰者矣其書本無足取特以傳本頗稀故錄存之焦氏經籍志著錄直齋書錄解題作陽春錄云有高郵崔公度題後今本不載未知陳氏所見卽此本否

南唐相國馮公延巳乃余外舍祖也公與李江南有布衣舊因以淵謨大才弼成宏業江南有國以其勳賢遂登台輔與弟文昌左相延魯俱竭慮於國庸功日著時稱二馮焉公以金陵盛時內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宴集多運藻思爲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而歌之所以娛賓而遣興也日月寖久錄而成編觀其思深詞麗韻律調新眞淸奇飄逸之才也噫公以遠圖長策翊李氏卒令有江介地而

居鼎輔之任磊磊乎才業何其壯也及乎國以寘家以成又能不矜不伐以清商自娛爲之歌詩以吟詠性情飄飄乎才思何其清也核是之美萃之於身何其賢也公卷之後吳王納土舊帙散失十無一二今采獲所存勒成一帙藏之於家云大宋嘉祐戊戌十月望日陳世修序

東山詞一卷 宋刊本 汲古閣藏書

宋山陰賀鑄方回撰 原上下二卷今存卷上一卷凡一百九闋直齋書錄解題云東山樂府賀文潛序之當即此本佚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鑄以填詞名家世傳其青玉案詞梅子黃時雨句有賀梅子之稱此詞今載卷中餘亦音節諧暢

可歌可誦誠有如張耒序所云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
而麗者是書六十家詞未刊甚以得書稍遲故未及梓入
耳毛褒有印記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
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
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羽此兩人者豈有兒女子之情哉至
其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於言流爲歌詞含
思悽婉閔者動心焉　　　　心而得之哉
直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辭妙絕一
世攜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爲之辭皆可歌也或者譏方
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爲工何哉予應之曰是所謂滿心而

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能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袪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譙郡張耒序

樵歌三卷 抄本 從照曠閣藏本傳錄

宋朱敦儒希眞撰 至元嘉禾志曰敦儒本中原人以詞章擅名天資曠遠有神仙風致高宗南渡初寓此嘗爲樵歌云云直齋書錄解題著錄

渭川居士詞一卷 舊抄本

宋呂勝己季克撰 勝己仕履未詳是書亦絕無著錄者滿江紅注云辛丑年假守沅州又云登長沙定王臺和南

軒張先生贐鶺鴒天注云城南書院餞別張南軒赴闕奏事蓋與南軒先生同時人也辛丑當孝宗淳熙八年

于湖先生長短句五卷拾遺一卷 影寫宋刊本

宋 狀元張孝祥安國撰 是書毛氏初刊一卷繼得全集續刊兩卷篇次均經移易幷删去目錄內所注宮調此則猶是宋時原本當與知音者共賞之

陳應行序 乾道辛卯

湯衡序 同上

省齋詩餘一卷 舊抄本

宋 衡陽廖行之天民撰 直齋書錄解題著錄

和石湖詞一卷 舊抄本

宋吳郡范成大至能詞東吳陳三聘夢弼和　是書鮑氏梓入叢書石湖滿江紅第二闋脫始生之日丘宗卿使君攜具來爲壽坐中賦詞次韻謝之二十二字此本三聘和醉落魄元夕詞東風寒絶汀城待得花枝發欲知此夜碧天關下脫一頁鮑氏未注下闋據目錄除醉落魄元夕和詞下半闋外尚有醉落魄唱和兩闋眼兒媚唱和兩闋末頁酸何人爲我丁甯驛使來到江干鮑氏本刪盡眼兒媚和詞尾句也

陳三聘跋

蕭閒老人明秀集注三卷影寫金刊本從陳君子準藏金刊本影寫

金蔡松年撰雷溪子魏道明元道注解　原六卷今存一至三三卷目錄全卷一二曰廣雅卷三四曰胥雅卷五六

曰時風松年道明俱見中州集明秀者湖山名松年雅愛之故以爲名金源樂府推松年與吳彥高當時號吳蔡體中州集小傳附載念奴嬌自序一篇元遺山謂是松年樂府中最得意者此詞今載第一卷中蒼凉悲壯誠集中不多見之作也王濟南元遺山於松年詞俱極傾倒而於道明注頗致不滿（見濟南遺老集中州樂府）如憶恒陽家山云暮凉白鳥歸喬木畫寫宅前眞景而注以爲潔身而退如白鳥之歸林滿江紅詞云一枝梅綠橫冰萼對淡雲新月炯疎星都如昨盡總道所見之景而注以淡雲爲衣新月爲眉疎星爲目凡此之類皆近穿鑿故不爲二公所許然集中所與酬贈諸人如陳沂范季霑梁兢甫浩杜伯平吳傑田秀實

高鳳庭李彧李舜臣趙松石陳唐佐趙伯玉許探楊仲亨
趙愿恭張子華等中州集俱未載道則詳注其仕履始末
則賴以傳者不少矣至若金人逸句如水龍吟詞序引吳
激詩云夢想淇園上春林布穀聲又云故交半在青雲上
乞取淇園作醉鄉滿江紅詞注引松年贈康顯之詩云樓
枕小溪三尺玉眼橫松雪一山春零章剩句彌足珍貴又
如念奴嬌詞注引松年木犀詩自注云木犀湖湘之間謂
之九里香江東乃號巖桂惟錢塘人妝重之直呼桂花是
則不第為吟詠之資亦可作多識之助也是書自直齋書
錄解題外絕無著錄者原本尚是金源舊槧遇堯諱睿宗恭
顯宗等字皆缺末筆陳君子準得自郡城周氏予從之傳
諱

錄者
直齋書錄解題曰蕭閑集六卷蔡伯堅撰靖之子陷金者

遺山先生新樂府五卷 舊抄本

金元好問撰 遺山之詩人無間然而詞則不甚顯於世今讀此集風流蘊藉和易不流蓋亦金元間一大作家是書文淵閣書目著錄前後無序跋未知係何人所編則凌雲翰有遺山樂府選朱氏竹垞據以錄入詞綜鮮間有出此本外者然究不及是本之備也

天籟集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金白朴撰

樂府始於漢著於唐盛於宋大槩以情致爲主秦晁賀晏

雖得其體然陸淫靡曼之聲勝東坡稼軒矯之以雄辭英氣天下之趨向始明近時元遺山每游戲於此掇古詩之精英備諸家之體製而以林下風度消融其膏粉之氣自樞判寓齋序云裕之法度最備誠爲確論宜其獨步當代光前人而冠來者也元白爲中州世契兩家子弟每舉長慶故事以詩文相往來太素郎寓齋仲子於遺山爲通家姪甫七歲遭壬辰之難寓齋以事遠適明年春京城變遺山遂挈以北渡自是不茹葷血人問其故曰俟見吾親則如初嘗罹疫遺山晝夜抱持凡六日竟於臂上得汗而愈蓋視親子弟不啻過之讀書穎悟異常兒日親炙遺山警欬談笑悉能默記數年寓齋北歸以詩謝遺山云顧我眞

成娶家狗類君脅護落巢兒居無何父子卜築子溽陽律賦爲專門之學而太素有能聲號後進之翹楚者遺山每過之必問爲學次第嘗贈之詩曰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未幾生長見聞學問博覽然自幼經喪亂倉皇失母便有山川滿目之歎遂來亡恆鬱鬱不樂以故放浪形骸期於適意中統初開府史公將以所業力薦之於朝再三遜謝棲遲衡門視榮利蔑如也太素與予三十年之舊時會於江東嘗與予言作詩不及唐人未可輕言詩平生留意於長短句散失之餘僅二百篇願吾子序之讀之數過辭語遒緊情寄高遠音節協和輕重穩愜凡當歌對酒感事興懷皆自肺腑流出予因以天籟名之噫遺山之後樂府

名家者何人殘膏賸馥化爲神奇於大素集中見之矣然則繼遺山者不屬大素而奚屬哉知音者覽其所作然後知予言之不爲過大素名樸爵字仁甫蘭谷其號云至元丁亥春二月上休日正議大夫行御史臺中丞西溪老人王博文子勉序

中州樂府一卷 毛氏影寫元至大本

金元好問撰　宗室文卿從郁張信甫中孚王元佐澮三人俱有小傳毛本刪去案子晉跋云小叙已見詩集中不更贅向嘗疑樂府三十六人皆有小傳且妄以爲必有與中州集詳略互見之處甚以毛氏刪之爲惜今得此本乃知小傳止有三篇其人俱中州集未載者蓋以補詩集之闕也

毛氏云云殆偶未詳考歟後有至大庚戌良月平水進德齋刊木印

新刊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 汲古閣精鈔本

元張可久撰　前有馮子振高栻題詞兩闋此本毛氏從元刊本傳錄首頁有毛子晉印板心有汲古閣三字當即秘本書目所載精鈔張小山樂府也

本堂今求到時賢張小山樂府前集今樂府後集蘇隱漁唱續集吳鹽別集新樂府元分四集今類一編與衆本不同伺有所作隨類增添梓行知音之士幸垂眼月外集近間所作謹白

章丘李中麓開先曉音律善作詞最愛張小山謂其超出

塵俗其家藏詞山曲海不下千卷獨不得小山全詞僅從選詞八書太平樂府陽春白雪百一選曲樂府羣珠詩酒餘音仙音妙選樂府羣玉樂府新聲輯成二卷名曰小山小令序而刻之家弊余購得元刻據其標目云前集今樂府後集蘇隄漁唱續集吳鹽別集新樂府元分四集今類一編每調下仍以四集爲次然其中仍有重複者今皆删而不錄校之李刻恰多百餘首可謂小山之大全矣據中薦後序鄒平崔臨溪有一册想亦無以逾此矣書有先民不得見而後學幸得見者此類是也小山名可久慶元人以路吏轉首領首領者郎民務官如今之税課局大使也太和正音譜評小山詞如瑤天笙鶴既清且新華而不豔有不食煙火氣味又謂如披太華之天風

招蓬萊之海月豈非虛語昔人以李太白爲詩仙小山可
稱詞仙矣虞山毛扆斧季識

附錄李開先序

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前集五卷後集五卷 舊抄本 葉石君藏書

元青城後學澹齋楊朝英選集

蓋士嘗云東坡之後便有稼軒茲評甚矣然而比來徐子
芳滑雅楊西菴平熟已有知者近代疎齋媚嫵如仙女尋
春自然笑傲馮海粟豪辣灝爛不斷古今心事又與疎翁
不可同日共談關漢卿庾吉甫造語妖嬌摘如少女臨盃
使人不忍對殢僕幼學詞輒知深度如此年來職史稍一
遐頓不能追前數士慨已澹齋楊朝英選詞百家謂陽春

白雪徵僕爲之一引吁陽春白雪久亡音響評中數士之

詞豈非陽春白雪也耶客有審僕曰適先生所評未盡選

中謂他士何僕曰西山朝來有爽氣客笑澹齋亦笑酸齋

貫雲石序

丁亥仲春假孫氏自印寫元本抄勒先識

是年季冬七日從求赤借牧齋藏本校

辛丑夏五牧翁宗伯以絳雲樓燼餘諸書俱歸遵王中有

元刻陽春白雪借校此本是月二十五日識勒先

辛丑五月二十七日燈下校完元刻本每葉三十二行行

三十七字未知求赤所校即是此書否

辛卯春日在丁俊卿書鋪買得甲午秋仲松江宋全叔裝

釘錮契丹國志禹貢論共三種十八日太原潛夫識

辛卯秋日晉于姑蘇上津橋得書舖見太平樂府三本恨未得買至今往來於中也潛又志

棐氏手跋曰庚戌夏秋之交借蔡凱之本抄訖時有驚惶之事未遑細勘才脫本便送去南陽道叟記

又曰庚申之冬從佘芳館揀得陸勅先抄本補足前集首卷始知牧翁所藏與流傳者頗異勅先校勘精密絳雲燼餘湮沒已多非勅先傳錄予何由得見善本因憶向年曾得勅先手抄太平樂府筆畫端雅深爲寶惜欲將此本覓一善書者錄之與太平樂府爲雙璧而不有其人中每悒悒使他日得遂此願且報凱之以酬上津橋所見亦快事

也姑識於此以俟時爲冬至前三日洞庭葉石君書於虞山城南讀書處

又曰是年十一月初二日又從陸本細校一次陸本今爲安定收藏樸學老人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六終